



陪诊、助浴、上门理发……

社区养老受银发一族青睐

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表示,据测算,预计“十四五”时期,我国将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。2035年前后,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,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将超过30%,社会将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。

面对汹涌而来的银发浪潮,社区养老逐渐兴起并广受老年人欢迎。社区养老如何帮助现在的银发一族体面老去?

服务送到家,打通与老人间的“最后一米”

刚一敲开门,上门为老人理发的何强就被室内的气味熏得连连后退。“长期卧床老人居住的房间是进不去人的,我当时连眼睛都快睁不开了。”何强说。

何强是北京市密云区民心社区服务中心的理事长。16岁时,他来到北京打拼,学会理发技能后,开了自己的美发公司,常常为在密云区一些社区里居住的老人免费理发。

在做这些事的时候,他发现不少老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养老问题。2017年,他专门成立了服务中心,为一些社区的孤寡老人提供理发、维修等服务。

2019年,民心社区服务中心与密云区的部分社区合作,成立了密云鼓楼社区幸福晚年驿站等4个社区养老服务点,面向12个社区的近2000名老人开展社区养老工作。

上述卧床的老人,是给何强印象最深刻的一位。他记得,当走进屋内时,看到的是一个躺在床上、上半身光着、眉毛和胡子一样长的老大爷。何强向家中保姆询问其身体状况时,

保姆说:“除了下半身瘫痪,倒没什么事。”

何强想着,得和老人熟悉熟悉,就开玩笑说:“大爷眉毛、胡子留这么长,是搞艺术的吧?”

老人没有说话。“是会点‘艺术’,就在床上‘画圈’。”保姆搭茬说。老人已许久没有理发了,保姆说起原因,掀开被子,“你看他这样,谁乐意来剪?”何强看到,老人身上已有严重的褥疮。

保姆说,老人已瘫痪5年,老人的子女很少来照顾,每次来都是将东西放在门口就走。连这次理发,也是老人的儿子在街上碰见了何强,留给他一个地址,就再也没管过。

三下五除二,何强利落落地剪完,老人又摸了摸脸。“这是让你给刮刮脸呢。”保姆解释。

刮完脸,老人终于笑起来。何强既欣慰又难过:“那位大爷当时笑得呀,脸像朵花一样,但看着他这样,我心里真不是滋味。”

正当他要离开时,老人却伸手抓住了他的衣服。“这是舍不得让你走。”保姆说。

何强说,这样的例子非常多。“在基层服务,能看到很多东西。”他的日常工作,也由理发转向社区养老。他常以驿站为中心,带着40多个工作人员和社区志愿者,敲响房门。

每户老人开门看见的,就是这样一群戴着小红帽、穿着红马甲、拿着工具箱的专职人员。

老年人为何爱上社区养老

据了解,社区养老是指以家庭为中心,以社区为依托,以上门、日托为主要形式,由养老机



资料片

构进行具体运营,医养与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。

国家卫生健康委9月举行发布会时介绍,我国老年人大多数都在家中和社区养老,已形成“9073”的养老格局,即90%的老年人都在居家养老,7%的老年人依托社区支持养老,3%的老年人入住机构养老。

负责某集团旗下市场化养老运营项目的康壮表示,社区养老是位于居家养老、机构养老之间的中间地带,“居家养老专业度不够,机构养老又成本高,社区养老既能满足老年人居家或离家不远的需求,又具备了一定的基础服务,比如日间照料、休闲娱乐等。”

在北京市西城大红罗社区养老服务驿站,站长廖瑛杰介绍说,驿站自2019年年底成立以来,面向周边5个社区60岁以上的老人(特别是高龄、独居、失能、特困等群体)免费提供巡逻探访、呼叫服务等基本养老服务项目。现在,包括她在内,驿站一共有3名工作人员,每周要探访50多户。

除了免费的基本养老服务项目,养老驿站还为老年人提供陪诊、助餐、助浴等普惠型服务项目,老人支付部分费用,驿站里大多采用智能化、数字化接诊方式,老年人不会操作,我们就陪着他们去医院。”

廖瑛杰表示,附近一些老住房没有电梯,遇到腿脚不方便的老人,工作人员就背着他们上下楼。有些老人不会用手机,也会来到驿站求助。“他们学会了,特别高兴,说自己的孩子都嫌他们学得慢、学不会,我们却能这么耐心地教他们,直到他们学会。”

从“养老”到“为老”

现在,社区养老成为全国大力推广的养老模式。“人的年纪越大,需要的服务就越多,尤其是对医疗和养护的需求。”康壮向记者表示,如今,养老服务不是“风口”,而是一种趋势,“但整个养老行业都缺人”。

何强也提到,如今,养老服

务行业正趋于老龄化,“愿意来工作的不少是中老年人。”他表示,社区养老工作没有编制,对象又是老年人,“好多年年轻人不愿意来,更不想上门服务。”

同时,社区养老只能做到一些基本的医养服务,专业设施、人员的缺少影响了整体服务水平,“一些要求和服务还没有落实到基层。”他补充说。

南开大学老龄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原新说,老旧小区改造和机构运营经费同样需要关注,“我们调研的时候,社区就反映,旧小区比较难改造,运营、设施建设等成本不低,需要加大补贴。”

他认为,在人口发展进程中,我国第二个老龄化浪潮已经开始,应该建立起积极的为老服务体系,“‘养’是一个很被动的概念,‘为老’包括助老和养老两部分。”

对于健康状态下的老人,原新说,应该倡导他们自由生活,积极参与社会活动,尤其是社区举办的一些活动,如志愿者、托养工作等,“在老人需要帮助的时候社区再及时出现,解决他们医、行、洁、餐等方面的问题。”

而对于失能、半失能老人,他认为,一方面,要加强康养和医养结合机构的建设;另一方面,加强社区养老基础设施建设和基本服务供给,打破养老机构的“围墙”,把专业化、职业化、社会化的养老服务送到有需求的老人家中。

“社区养老不仅要看社区层面,还要关注和重视居家养老,只因社区是把养老服务送进老人家里的‘最后一米’。”原新补充道。

据中国新闻网



68岁的孙志强是吴桥县桑园镇居民,他潜心研究吴桥村庄文化20余年,已辑印《吴桥村庄杂谱》4册。

刘耐岗 摄

爱的重量

刘芳

今年,我把80多岁的父亲接来和我一起住。父亲的到来,给我们带来了些许烦恼和许多快乐。

父亲的记忆障碍有些严重,时常认知颠倒。那天,他突然对我说:“我给你找个媳妇,你愿意吗?”我一愣,知道他又犯糊涂了,就顺着他的话说:“找谁啊?你认得谁家的姑娘?”“你跟我来。”父亲把我领到厨房,指着正在做饭的我媳妇:“就是她!”我和媳妇都笑了。父亲很郑重地问媳妇,愿不愿意嫁给他的儿子。媳妇笑着说:“不愿意。”父亲急了,说:“我儿子很帅的!又会赚钱,他的钱交给你管,你愿意不?”

媳妇忙着炒菜,又要应付父亲,有些手忙脚乱。我拉着父亲的手,慢慢带他走出厨房,然后问他:“干嘛要给我找媳妇?”“你找了媳妇,我心安啊。我一辈子的心愿,就是给你找个好媳妇啊。”

那天,我工作有些累了,饭也不想吃,回家躺在沙发上。父亲看见了,又开始不消停,把他的饭往我嘴里喂。我没办法,只好他喂一口,我吃一口。父亲又

找来妻子的背包,让我吃了饭就背上书包去上学。

我躺着不动,他居然拿着鸡毛掸子过来,扬了扬,警告着我。我有些烦了,就准备起身。不料,父亲突然要抱我,说该称一称了,看瘦了没有。

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折腾,也尽量配合他的一些反常行为。

妻子拿来体重秤,我就被父亲半抱着站到秤上。父亲突然喊:“我的乖啊,一餐不吃饭,就瘦了一斤啊!”说着就要给我喂饭。我不想张嘴,父亲居然哭了,说:“你妈走得早,我没有照顾好你,到这时候,和她见了面不好交代啊!”

接下来的几天,父亲就一直让我称体重。好几次,他根本就找秤,抱了抱我,就说:“终于长了一斤。”

父亲来了大半年,我们每天都在应答着他的各种问题。这其中闹了许多的笑话,有欢乐的,也有辛酸的。父亲的心里,一直都装着对我的爱。在他虚幻、模糊的认知里,我的体重在一斤一斤地“长”。

把烦恼跑掉

龚本庭

早上去操场跑步,又遇到老陈,他依旧是那个样子,精力充沛,浑身精瘦。他陪我在操场上跑了几圈。跑完后,一边拉伸肌肉,一边闲聊,我问他:“怎么可以坚持跑步这么多年?”“跑步好,每天跑一跑,心情就好了。”他说,生活中有太多的烦恼了。以前上班,工作中的烦恼多,其实,现在想来都不是事了,不外乎是领导偶尔给自己“穿小鞋”,或者多干点活儿,少干点活儿的

事。“那你现在应该没有什么烦恼了吧?”我问他。“现在怎么会没有呢?无论哪里都一样,没有百分之百让你满意的环境和生活。”他说,退休后,夫妻生活在一起,多少还是会有些摩擦的,另外,家里还有丈母娘要照顾。老陈的丈母娘有4个儿子,但什么事都依赖老陈夫妻俩。“今年上半年,俺老伴都从北京儿子家回来3次了,都是回来照顾俺丈母娘的。生活总是会有这样那样

的烦恼,但只要跑跑步,烦恼就如同随汗水流走了一样,浑身轻松,心情特别愉快。这正是我喜欢跑步的原因。你也经常在跑步,肯定也能感受到这种跑步的快乐吧。”老陈告诉我,其实,不快乐的人是自己计较得太多了,只要心胸放宽一点,就会慢慢快乐起来。

老陈的跑步,应该是让自己快乐并发现“人间值得”的一种生活方式吧。